

菜鳥教師的教 / 學日記—— 相信每個經歷都有意義

文 · 圖 / 李柏翰

自 2020年進臺大教書迄今還算是個菜鳥，而我的學思背景其實跟臺大或公共衛生都不太有關，當初能到全球衛生學程（GHP）及健管所教書，簡直是一趟奇幻旅程的起點。

大學就讀中興大學財經法律學系（現改為法律學系），起初對讀法律沒什麼感覺，直到接觸王曉丹老師的「性別與法律」和高玉泉老師的「國際公法」這兩門課才真正點燃我學習的熱情——前者給了我社會學的眼光，養成從批判角度思考諸如性別如此尋常的事；後者則把我從此引入國際法與全球治理研究的領域。在東吳法研所專攻國際法時，成為高聖惕老師國際組織研究計畫的助理，也接觸到一系列模擬國際法庭辯論比賽，後來再遇到碩論指導教授鄧衍森老師，

更讓我一頭栽進人權的世界裡。

特別提及這些往事，是因為這幾位老師對我日後學習歷程中的職涯選擇與教學影響頗深。後來到英國唸書也是因上述四位老師都是在英國留學（這在法學界是不多見的選擇），而會以WHO為研究對象、以性別少數健康人權作為個案、以社會學作為研究方法，在在都能看見四段經歷的投射，這也讓我深刻瞭解到一名老師對學生所能造成的影響——無論是一個大班裡的同學、課外活動的隊長、教學或研究助理、指導學生。

人權教育要有創意，不能只講道理

自2015年開始參與法律白話文運動到現在的教職，我發現教書與研究發表、公共書寫的感受是很不一樣的。上課時，學生給的反饋是很即時且直接的，馬上可以從學生的



2021年造訪新社村「無菸」復興部落（Dipit）



2022年造訪豐濱村的貓公部落（Fakong）

表情瞭解到他們是否感興趣、聽不聽得懂、是否能引發辯論，而寫文章則要等很久才會受到關注與討論。有趣的是，有時候會在自己的課堂上，看到同學們拿法律白話文運動的文章來討論，那種感覺很微妙。

在健管所開設「健康人權：法律與實踐」這門課程，每週讓同學們用一則「人權新聞」開場（任何新聞故事都可以，重點是要能說出為何內容與人權相關），各組交換想法，可以看到不同條文、故事之間的關聯性。討論過程中，我鼓勵同學挑戰彼此乍聽之下理所當然的說法。這是在英國學教學法（pedagogy）時習得的方法。這種討論雖可能占掉很多時間，但不僅能幫同學「醒腦」，也能藉此練習批判性思考，這對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科目來說是很重要的環節，畢竟涉及價值選擇的倫理難題大多是沒有標準答案的，一來一往的過程能幫助同學完善邏輯，以論述一套能說服人的論理。

我發現同學們很喜歡這種以講課與討論（或辯論）一半一半的課程安排，這也是公衛學院較少見的授課方式。第一年開課時很緊張，擔心同學們不適應即時找資料、分組討論、模擬法庭（設計了虛擬案例，模擬在監察院人權委員會中的申訴過程），甚至自行規劃倡議行動等任務，學生出乎意料地反映很好，許多人反饋「學會用人權的角度後，觀察事情的角度真的會不太一樣」，而第二年開課，更有同學提到這堂課的設計與內容讓他獲得許多新技能，比如蒐集法律意見、準備辯論與詰問稿、定期追蹤特定社會議題等。

走出教室認識土地，解鎖文化能力

讓我自身亦獲益良多的是GHP的「全球衛生文化能力：觀點與實務」寒假密集課程。這門課與東華大學Umin Itei（日宏煜）及Sifo Lakaw（鍾文觀）老師共同設計田野課程（因疫情變化，這兩年行程都幾乎要到行前才能確定）。除了文獻導讀與課堂討論外，主要安排學生到花蓮參訪豐濱原住民分院、原住民部落聚會所、文化健康站與社區長照據點、原住民活動中心，部落健康營造中心，以及原住民族野菜學校等。

主要目的在透過歷史、神話、歌舞、編織與建築技藝等面向，去瞭解特定文化脈絡中的健康信念及療癒知識、保種與食農教育等「生態健康」（eco-health）的概念。這門課特別之處在以原住民健康為例，瞭解文化能力在公衛工作中的重要性。透過參訪與互動，認識當今臺灣原住民族健康促進的困境或機會。在「行動教室」的概念基礎上進行規劃，這門課一方面讓同學體驗在地文化，在每個參訪地點，與社區健康工作者直接對話，並從公共衛生觀點出發，增強學生對於文化安全與原住民健康兩者間關係之認識，因此這在公衛學院裡也是較特別的課程——不僅談健康，更談殖民主義、威權體制與轉型正義。

由於GHP僅招收國際生，課程皆為全英語授課，通常對本地學生極具挑戰，但這門課多聲並存，中英夾雜再加上部落耆老講古時講的阿美語（Pangcah），連國際生都覺得吃不消。2022年報名的本地生與國際生

人數已經相當，讓教學團隊和部落講者都甚感驚喜，原來大家對部落健康促進工作很感興趣。走出教室，更能觀照社會不正義。許多學生提到，透過回答「自己是誰、從哪裡來」，開始留意自我認同以及與他人間權力關係等問題，對於反思主流公衛研究與政策之缺失「更有感」。

英文授課、線上教學，當作在練等

在進公衛學院之前曾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教書過，當時累積的教學經驗對加入GHP授課極有幫助。除了早已習慣使用英文教學，因此加入國際學程還算如魚得水。GHP也是很年輕的學程而給予較大的自由度，在既定CEPH（Council on Education for Public Health）指標範圍內都可以開設自己想上的課程，也因此有機會嘗試新課綱，建立理想的師生互動氛圍、評量方式與教學環境。用自

己覺得舒服的節奏教學，老師才能也享受在過程當中。

雖然大學主要目標在傳遞知識，但我認為，應該要視學生為知識的共同生產者，尤其是關於人社科目的內容，因此教授「方法」與「觀點」反而比內容更重要且影響深遠。GHP其實有不少亞洲與歐美學生併班的狀況，因為曾在英國教書，我當時觀察到東亞學生（包括臺灣）大多習慣在腦海中梳理出清晰脈絡後才願意表達意見，態度比較謹慎，而這可能會使人「誤以為」亞洲學生沒意見或沒想法。經驗告訴我應該要給非英文母語的同學暖身的時間：先講演，然後加入時間長度漸增的討論內容，通常滿有效的，而觀點與經驗的分享最適合拿來開場，因為沒有對錯。

在回臺灣之前，因英國疫情爆發而遇上線上教學之轉變，讓大家傷透了腦筋，因



疫情期間，各種授課方式（實體、預錄不同步、線上同步、混成）都碰上了。

為我自己更喜歡面對面實體教學，總覺得自己隔著電腦螢幕就沒那麼有趣了。回到臺灣後，授課方式隨著疫情變化，更是各種模式都經歷到了——面對面實體、線上同步、預錄不同步、線上實體混成。麻煩的是，我那套即時辯論的方法在非同步的教學中根本派不上用場，而上面那套「暖身」的技巧在線上時好像也沒那麼管用了。雖然多元授課的方式好像將成為後疫情時代的趨勢，但還是真心希望能以帶有溫度的實體互動教學為主。

愛上「教學」似乎沒有想像中可怕

前陣子，第一批指導學生陸續完成口試、畢業了，令人挺感動的。想想自己何其幸運，可以擁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，大部分都是對「非典型」健康議題感興趣的人（如障礙者的性教育與孕產經驗、年輕愛滋感染者的心理健康照護、非單偶者的健康狀況）。

我完全能理解他們「探索、游走於本科與其他領域邊界」的欲望，因為我自己的學思旅程也是到處亂晃、走馬看花、誤打誤



因COVID-19疫情沒參加到自己的博班畢業典禮，與學生拍畢業照過過乾癮。

撞。當年若非師長們給我極大自由與彈性，我可能不會走上學術之路，遑論傳道授業解惑的機會。雖然學生們都開玩笑說我是「寶藏」老師，啟發了他們的研究興趣與生涯規劃，但我更能感受到他們對我的影響——他們使我不知不覺地愛上教書這件事，而這是我踏上這條路時始料未及的，如今我卻充滿感激。^{臺大}（本專題策畫／公衛學系郭柏翰教授&政治學系蘇彩足教授&生科系鄭貽生教授&婦產科施景中教授&農化系李達源教授&臺文所黃美娥教授）



李柏翰小檔案

畢業於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法律社會暨政治學院，2020年開始在臺大全球衛生學程及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任教，專長領域為性別研究、健康人權與全球治理。在公衛學院中亦負責 InDiE（包容、多元、平等）計畫。過去曾在薩塞克斯大學教授犯罪學、性別、人權等科目，現在亦為學術期刊 *Sociology Compass*、*Feminist Review* 和《臺灣社會學刊》編輯委員會的成員，也是臺灣第一個法律及人權教育多媒體平台「法律白話文運動」的資深編輯（2015-2020年曾擔任網站總編輯）。最近剛出版了兩本編輯新書《公民不盲從：生而為人，如何有尊嚴地活著》（麥田，2022）和 *Towards Gender Equality in Law: An Analysis of State Failure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* (Palgrave, 2022)，還請多多指教。